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四回 李興周被害遇救 張巡撫捉拿郭英

真天子諸神相助，大將軍八面威風。 好心腸逢凶化吉，行奸計遇吉成凶。

話表兩個解役搗鬼，說：「行了一天路，腹中饑餓，你陪著李相公在此候我，我到前村，一則問路，二則買些充饑之物。」言罷出廟而去。去不多時，見他肩上扛著一塊牛皮進來，這一解役問：「大哥，你在何處買此物？又不是充饑之物，買來作甚。」那一解役說：「二弟你有所不知，我帶著三百錢去買食物，見從正北來了一人，肩扛著就是此物，我是閒說話，我問他扛的是麼？那人說：『是牛皮口袋，去賣去。』我問他賣多少錢？」

那人說：『賣兩串錢。』我說：『給你三百錢賣否？』那人真爽快，撂下牛皮袋，接了三百錢就走了。我想買這口袋倒有用處，李相公一路行來，夜間並無輔蓋，夜間用他給李相公當褥子被，好哇不好？」李興周聞言說：「多謝二位上差一片好心。」二解役說：「李相公，你先鑽進去試一試。」李興周不知好歹，鑽入牛皮袋內，二解役把牛皮袋口紮緊，慌忙用水火棍抬起走出廟門。走不多遠，至黃河岸，忽聞噹噹銅鑼響亮，二解役見那邊旗纛傘扇執事人等，鬧鬧哄哄，人喊馬嘶，將近黃河岸，二差役心中慌恐，把牛皮袋向河內一扔，撒腿就跑，也顧不了廟中各物。二解役逃跑不言。

且說來的官長正是鵬翮張大人，赴河南巡撫任。八抬大轎來到黃河岸，張巡撫在橋內按著扶手，探身望外瞅，見河內漁舟撈上物，令人問：「船上所撈何物？」艄翁來至橋前跪稟：「撈的是一件牛皮袋，內裡裝著一個人還未死。」張巡撫聞稟，暗想：「此人必是被人圖財害命，料兇犯走不遠。」吩咐從人四下搜拿兇犯。眾人答應，四下搜尋，並不見一人，來到孤廟，見神台上有行李，遂攜到轎前跪稟：「大人，四下搜尋，並無一人，在孤廟搜來行李內有公文，小人等不敢拆看，呈與大人過目。」一言未了，忽見前面人聲嘈雜，有文武官員來至近前，手舉手本打躬說：「本城各文武迎接巡撫大人上任。」張中丞一擺手，文武官皆站起，遂吩咐：「將那陷水之人帶上河南候問，把牛皮袋賞給漁人去罷。」

執事在前開道，張中丞在轎內細看公文，暗想：「這李興周、郭英二人互控，這內裡情由問官有了偏向，上司定案也是草率。」不一時來到河南巡撫院，走馬上任，拜印已畢。接了眾文武官手本，吩咐下來：「三日後面諭各官，退去。」張中丞退入書房，吩咐茶童把落水之人帶進書房，茶童傳於中軍，中軍將李興周帶入書房，李興周跪倒叩頭，含淚不語。張中丞問：「你有什麼冤枉？因何發配落水？從實訴來，本院與你作主。」

若有虛言，定爾重罪。」李興周自郭英借銀，郭氏討銀，至夜深郭氏屍身在自家倒臥，扛屍入屋，郭英叫門，藏屍互控，縣官不容分說，屈打成招，定了發配河南，解役陷害，細細訴了一遍。張中丞聞訴，問所訴有虛言否？李興周說：「若有虛言，生員甘當領罪。」張中丞點了點頭，吩咐李生暫且在外聽候。

李興周退出。

張巡撫腹內自思：「這一案難明，郭氏屍身現在李生櫃內，李生訴郭英味良打死胞姐，屍身不見，明顯放刁。郭英控李生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屍，如情如理。」復又回思：「這李生面帶書生氣，無橫惡之相，焉能打死結髮之妻。想郭英借去銀，不思報恩，反把他胞姐打死之理，其中情由，想必郭氏回娘家討銀，郭英味良不承認，郭氏乃是女流，恐回家無面目見夫主，羞怒難當，氣死在娘家。郭英恐李生控告，移屍於李生門外；不期然李生把屍扛負進屋，郭英就來扣門，這一案一定是如此。」

張中丞前思後想，須將郭英誣來才能結案。尋思一回，暗說：「有了，本院必須如此如此。」遂令茶童取便服來。茶童即刻把便服取到，張老爺遂脫下官服，換上便服。又命茶童把令牌拿來，茶童把令牌取來，張老爺把令牌帶在腰間。吩咐茶童曰：「你老爺有事不明，前去私訪，你休要走漏風聲。」吩咐已畢，出了院門。幸喜大街無人，張老爺不移時來至南牢，用手拍門，問裡邊是誰上宿，本院前來察監。牢頭聞言，開放監門說：「請大人安。」張老爺說：「莫要高聲，領本院監內察驗。」

牢頭請大人入內查看，把牢關閉，引領張老爺來至監中，只見木籠內有六名兇犯受刑，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六賊身高丈二，臉上不分皂黑。眼似銅鈴牙似錐，鬚鬚俱是黑垂。面上千層殺氣，好似梁山李逵。凶如玄壇賽張飛，惡似殃煞太歲。

張老爺便問：「這是何案囚犯？」牢頭稟曰：「這是劫庫兇犯，一共八名，走脫二名，還未定案。」張老爺聞言，暗想：「本院可用此賊開案。」遂曰：「本院正是來查六賊口供，爾等須要退後，不准近前竊聽。」眾人尊命退去。

張老爺向六個賊言道：「本院說知兩廣省同雲縣有一郭英，當初貧寒，現今可稱上百萬之富，爾等若咬他為窩主，向他硬口對質，本院必然開釋爾等之罪。」六賊聞言應允。張巡撫遂出監回了察院，已是天色微明，張巡撫吩咐：「打典升堂。」張巡撫升坐大堂，闔城文武各官員俱已恭候。張老爺依舊吩咐：「免見。」文武官皆提心吊膽，不曉張中丞怎樣性情，只可各回本衙。張老爺吩咐：「把南牢殺官劫庫六名兇犯提堂聽審。」

不多時把六名大盜提到，跪在堂下。張老爺把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「好大膽的賊囚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殺官劫庫，誰是頭目，誰是窩主？從實招來，免動大刑。」六賊叩頭，口呼：「大人息怒，殺官劫庫，前任監生訊明，同首八人，走脫鱗、蛇二名，不知下落。窩主乃是兩廣同雲縣郭英，從前他貧窮，如今大富，是我八人盜來給他的。」張巡撫聞供，怒曰：「郭英膽大包天，身居監生，曾記得王子犯法與民同罪。」遂吩咐人役帶六盜入監聽候復訊，當堂標了一套文書去關郭英，派了兩名差官，限半月到兩廣關提郭英，不得誤限，張巡撫退堂。

兩名差官領下文書，急忙忙乘跨「能行」出河南省城，饑餐渴飲，晝夜兼行，非止一日，那日進了兩廣省城，來至轅門，滾鞍下馬，走至大堂，把鼓擊了兩下。只見中軍從內跑出，忙問：「哪裡來的差官？」差官回答：「河南來的公文，借重一二，速報大人得知。誤了限期，你我俱有干係。」中軍說：「略等片刻，待我通報。」遂把雲牌擊了三下。郭老爺走出閃屏，公堂落座，問中軍：「因何擊鼓？令擊鼓人進見。」中軍一聲傳喚，兩名差官走至公堂請安，呈上公文，中軍接過公文，屏放公案以上。郭老爺閱畢，遂提筆寫了一套文書，差派一名差官，同河南兩名差官赴同雲縣投遞。接了公文下來，三名差官乘馬，一路行程，來到同雲縣。劉知縣將三位差官接上大堂，口呼：「年兄，一路辛苦了。暫到官驛安歇罷，明日再敘。」三位差官把公文遞與劉知縣後，逕赴官驛去了。

劉知縣拆開公文觀看，不由唬了一驚，即刻命禮房具本縣名帖，赴十里堡請郭相公來縣，有事相商。禮房領命，持名帖赴十里堡請郭英。

這郭英在家閒暇，想李興周充軍河南，自己心滿意足，只見家人報道：「有縣禮房持帖，言縣太爺請大爺到縣一敘。」郭英聞言，立刻穿上袍套靴帽，乘坐馬入城，在縣儀門下馬，正正衣冠，走至大堂。劉知縣預先在二堂恭候，見了郭英，口呼：「年兄向來發財。」郭英說：「托福了。」劉知縣吩咐掩門。郭英不知情由，劉知縣說：「請。」二人攜手進了書房，分賓主坐下。劉知縣吩咐：「看茶來。」將頭一托，只聽鐵鎖響亮，進來數役，一抖鐵鎖，把郭英脖項鎖上。郭英不知因何事被鎖？不由一怔，口呼：「父台，晚生未作犯法之事，為何把晚生項套法繩？」劉知縣說：「是你當初所作，窩藏大盜得贓發財，何言無罪？你若狡賴，現有公文在此，還有兩省差官前來捉你。」

郭英問：「公文在哪裡？差官在何處？」劉知縣見問，微然冷笑，遂把公文取過念了一遍。郭英含淚跪倒說：「求父台方便一二。」劉知縣說：「本縣難於救你，與我無事。」言罷升堂。

劉知縣把郭英鎖上公堂，吩咐請兩省差官上堂，不移時三位差官已到。劉知縣把郭英文與三位差官，兩省差官吩咐：「把郭英

打在囚車起身。」劉知縣送出城外，兩廣差官回了本省交差。

差官押解向河南而行，非止一日，這日來至河南院署，正遇鵬翻張中丞升堂，便問同雲縣解來的蟒、蛇二賊。二差官上堂交差，稟道：「現將郭英解到。」張巡撫吩咐：「且將蟒、蛇二賊押下去，帶郭英上來。」郭英戰戰兢兢上得堂來，跪倒。

口尊：「大人，小人冤枉、冤屈。」叩頭碰地。張中丞吩咐：「把南牢劫庫六賊提堂。」人役答應，不移時把六名大盜提在公案前跪下。張中丞向六賊說：「那邊跪著的就是郭英，爾等可對質於他。」六賊聞言，回頭大罵：「郭英匹夫，好無良心也。我弟兄劫來金銀財寶，皆交給與你，我弟兄現今遭了官司，你連頭不探，只裝不知，你哪有弟兄情腸，我弟兄不得不將你供出。」

張中丞問郭英：「對證在此，你還有何話說。」郭英跪爬幾步，口呼：「青天大人，一件真，件件真，一件虛，件件虛。」

監生與賊身居兩地，天各一方。」六賊說：「作賊者無處不到。」

郭英說：「監生與賊並不認識。」六賊說：「既不識面，怎麼見面就知你是郭英。」郭英說：「或是監生虛名在外，六賊耳聞，這也似乎近理，這是監生發富生貴，原是有起有落，於六賊並無干係。」張巡撫怒曰：「明是分贓窩賊，竟說發富生貴，有起有落。既是有起有落，從實訴來，免動刑法。」郭英又跪爬幾步，口呼：「大人容稟，監生昔日貧寒，幸虧我胞姐背姐夫借給我一千銀行商，出外貿易，數年廣賺金銀，因此致富。在京捐納功名，拜索閣老為義父。」張中丞問：「你姐夫姓甚何名？」

郭英稟道：「姐夫名李興周。」張巡撫冷笑一聲，問曰：「你姐夫因何河南充軍？速速供來。」郭英一聞此言，一怔。猛然省悟，自知失言。不知何言答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